

著基斯新維

爭鬥而誼友間族民各與平和爲  
者撥挑爭戰新對反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八四九一



64  
/ 1001

著基斯新維

爭鬥而誼友間族民各與平和爲  
者撥挑爭戰新對反

日八十月九年七四九一  
詞演講的上會大國合聯在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八四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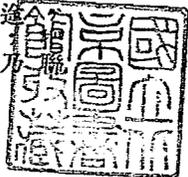
主席先生，諸位代表！

自從聯合國機構第一次大會舉行之後，到現在已經有一年了。回顧這個時期的經歷，聯合國機構在這一年內所進行的工作加以分析，作出某種結論，並指出由此可能產生的前途，乃是必要的。每個國家的代表團以及聯合國機構各會員國，都應當毫不偏頗地來履行自己的此種天職，並自覺到在這一事業中所擔負的崇高責任，因為要執行這一事業，就必須有充分的明確性和客觀性，必須對應該高於一切的真理採取尊重態度。

蘇聯代表團回顧已往，不能不指出，在過去這一年來，聯合國機構工作中存在有很嚴重的缺點。這些缺點必須加以揭露，並且應當最堅決最澈底地指明出來。這些缺點主要就是違背作為聯合國基礎的各大原則，甚至有時還往往公開破壞聯合國大會底許多重要決定。

這些缺點的來源在頗大程度上，乃是由於美國以及英國這樣有勢力的聯合國機構會員國，力圖利用聯合國機構以謀自己集團的狹隘私利，而忽視基於聯合國機構章程原則之國際合作底公益。個別國家為了自私自利的狹隘立場竟利用聯合國機構，此種政策無非是要斷送聯合國機構的威信，使之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

另一方面，聯合國機構工作中其所以有這些損害自身威信的不良現象，乃是由於上述諸國企圖撇開聯合國機構，迴避聯合國機構，竟不過問聯合國機構，而擅自執行許多實際措施的结果。



這種與聯合國機構章程原則以及與聯合國在成立本機構時即已規定之目的和任務毫不相容的政策，現今對於聯合國機構造成一種極嚴重的危險，這點是應當加以注意到的。

### 美英兩國反對裁減軍備

在聯合國機構活動方面最重大的缺點中，必須首先指出，它在執行聯合國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所通過之普遍裁軍決定這方面的工作進程完全不能令人滿意。

去年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了普遍裁軍的決定，這個決定符合於各國千百萬民衆底切身利益，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雖已終結，但他們仍然肩負着浩大軍費以及由於軍備不斷增長所造成的無限重荷。同時，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普遍裁軍決定，是表達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之渴望奠定堅固和平與國際安全的要求，即表達他們在經受苦難與犧牲之後而必然發生的要求。正因為如此，所以上述決定獲得了全世界各國人民的衷心讚許，他們都希望這一決定能夠迅速而澈底的實現。然而這種希望並沒有達到目的。

當時有人在安全理事會以及在軍備委員會中，爲了實現聯合國大會關於普遍調整和裁減軍備決議，提議擬定實際措施，但美英兩國代表所提出的裁軍條件，竟不能不破壞上述決定的執行。軍備委員會內美英兩國代表團的全部活動，證明美國與英國都不願縮減自己的軍備，不願

裁軍，並且阻礙裁軍，這也就在許多愛好和平國家中造成了驚惶不安的心理。貝文在南港（South Port）聲明說他不打算促成裁軍，這一聲明也就肯定地回答了爲什麼聯合國大會底裁軍決定執行得不能令人滿意的問題。不久前杜魯門在佩特洛坡利（Petropolis）的演說也證明了這點，當時美國總統特別強調說，美國的軍力將要保存下去。可是關於各聯合國根據聯合國大會決定所已經坦負的義務，即必須實行某種裁軍一舉，該總統却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

由於美英兩國在裁軍問題上採取這種立場，由於上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議案中所規定的任務尚未解決，遂使人們發生一種——正如我們所說過的——公正的驚惶心理，並憂慮到已開始的事業能否會有什麼成就，而包括有原子武器在內的軍備競爭，以及某些在軍事與經濟方面的雄強國家之戰爭準備，特別助長着這種驚惶憂慮心情。於是人們對於原來堅決要使後代人解脫戰禍的這類愛好和平宣言與聲明底真誠性，日益喪失信心。

### 美國破壞禁用原子武器的工作

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及他種主要大批殺人利器這方面的工作毫無成效，遂使千百萬普通人士特別表示驚惶不安。原子武器既是實行進犯與侵略的武器，所以這種驚惶心理更加有了根據。原子能委員會已經工作了一年半之久，然而其結果，聯合國大會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

日決議上向它提出的一切任務中，不僅沒有一個任務見諸實現，並且在執行這些任務方面毫無進展。

蘇聯政府方面曾採取許多辦法，以求幫助適當解決這個問題。爲了補充與發揮自己關於締結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及他種主要大批殺人利器之國際公約的建議，蘇聯政府又提出了國際管制原子能要則一案交原子能委員會審核。然而這個提案受到了主要是美國方面的反對。美國既認爲自己仍將壟斷原子武器，所以它極力反抗一切想達到消滅美國現存原子彈並禁止其繼續生產的企圖，而同時，美國却有系統地擴大原子彈的生產。原子能委員會中間因爲這個原故所發生的分歧，妨礙着該委員會的工作，並使一切想要順利解決原子能委員會任務的努力都陷於僵局。

但是毫無疑義，如果某些國家的代表團，也包括有美國代表團在內，能夠比較客觀地來對待問題，那時許多分歧意見本來是可以消除的。例如，由於蘇聯代表團提出自禁用原子武器公約生效之日起即行消滅現存原子彈一案所發生的分歧意見，想必就可以消除。大家知道，原子能委員會多數委員在原則上已經同意必須消滅現存原子武器，而將其中所保存的燃夷核拿來唯一供和平目的之用。祇有美國代表團繼續反對消滅現存原子彈，因而妨礙該委員會內多數人關於這個問題業已表示贊同的決定，使之不能正式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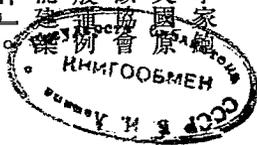
關於監督問題上的情形也是很令人注意的。直到最近，美國代表團還曾強調監督一舉特別重要。在蘇聯代表團的提案中，監督一舉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之後，也是主要的辦法。但目前

美國代表團却突然變視監督底意義，而把另一些什麼將原子企業轉歸國際機關所有，什麼總管理制，什麼發給許可執照及其他等問題提在首位。

同時，美國代表團不願顧計到諸權威學者的意見，這些權威學者——例如在有著名科學家鮑爾斯（Rudolf Peierls），奧里芳特（Oliphant），蒙恩（Moon）及其他等人參加的英國原子學家協會的會員們，——就反對把原子能生產資料交歸國際管制機關。誰都知道，在該協會理事會所發表的備忘錄中，英國學者們特別強調說，若是將生產資料賦予這個機關『照一般慣例完全掌握，就會引起許多困難，因為這樣一來，原子能管制機關便有權決定某個國家是否能建築原子能工廠，便有權妨止使用這類工廠所生產的原子能，或有權規定供給此種原子能的條件』。

英國學者批評美國代表團還在巴魯瞿（Baruch）從事活動之日起即堅持着的立場時，很公正地說：『此種限制就會使人過份干涉各國的經濟生活，爲了阻礙把原子能使用於破壞目的上，並沒有這樣的必要』。這乃是從科學進步利益觀點上來觀察本問題的科學人士所發出的呼聲，因爲科學進步是與由某個國際集權機關對於爲了和平目的，爲了發現與增加力源目的而努力從事的科學探討工作來實行無限制管制一舉，決不相容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英國原子學家在他們的備忘錄上，主張另一種計劃，即是要能保證凡未經原子能管制機關許可，便不能聚積危險物質，但同時要使各國爲了補充其他力源，還能在本國境內主動地建築出產原子能的工廠。



### 蘇聯主張禁用原子武器，主張實行嚴格的國際管制

爲鞏固全世界和平起見，蘇聯曾提議訂立絕對禁用原子武器的公約。蘇聯這一提案獲得了各國人士的廣大響應與贊助。『我們覺得，——英國科學人員協會備忘錄上說道，——此種公約是極適當的，而英美方面却不同意這樣作去，其立場也就難於辯護了』。英國學者估計到蘇聯所提出的消滅現存原子武器並停止其生產的要求時寫道，這種要求，看來是非常合理的。

蘇聯主張由國際方面嚴格管制原子能企業，但管制不應變爲干涉與原子能無關的那些國民工業部門和問題。英國原子學家說得很對，他們在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公佈的備忘錄中，希望『監督權要盡量加以限制，使之不能成爲覬覦合理工業及他種活動的手段』。

英國學者們在今年八月公佈的備忘錄中再次指出說，必須把監督權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監督一舉不應當用去進行有組織的經濟間諜活動和軍事間諜活動。該忘備錄中說道：『應該促使美國及其他擁護巴魯瞿計劃的國家擬定出保證辦法，使得任何監督計劃也不致變成爲精密擬定的間諜體系』。

蘇聯代表團根據上述國際管制底原則出發（我們重覆地說，這種管制應當是真實的，強有力的和有效的國際管制），認爲必須把監督機關放在一定的範圍內，必須使這種機關的職權只限制在真正管制原子能的任務上，使人們無法利用管制機關擅自鑽入他國任何國民經濟部門，而居然毫不顧計到這種干涉行爲只能破壞和顛覆該國國民經濟。

美國代表團以及贊助它的其他某些國家代表團拼命主張，要讓國際管制機關能以私有者資格去佔有並管理一切出產危險數量之原子物質的工廠，這個管制機關將按其中多數委員利益擅自行動，而蘇聯方面又不能期望這些委員能用善意態度來對待蘇聯。但那些團聚在美國代表團周圍並在後者領導下行動着的諸國代表團所抱定的目的，正是如此。在上面引證過的英國學者底備忘錄中，公開指出，美國所提管制原子能的計劃，是預定採取一種辦法，這種辦法——如該備忘錄上所說，——『可以瞭解為支持美國在原子能方面的統治地位』……

蘇聯代表團始終反對這種立場，它務必達到在國際管制機關中不是由一個國家佔居統治地位，而是要在該機關全部活動中，使其一切參加者都能享有平等的權利。

說到這裏也必須提到，原子能委員會內美國代表堅決反對對原子能生產的全部階段——自採集原料起至製出產品止——同時實行管制。

美方代表提議把管制原子能生產之最後而最危險諸階段這點，推延到遙遙無定的期限，因為美國認為目前自己在這些階段上乃是獨佔者。他們同時却堅持對於初步階段，即原料採集階段，立刻施行管制。

十分顯然的，美國的立場只有一個解釋，就是要使管制一舉不推行到美國去，同時却使其他一切國家馬上便服從國際管制。

原子問題方面的真相就是如此。

既然某些國家的代表團，不想爲達到聯合國大會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議案上所指出的目的而實行合作，當然也就不能指望這一工作會有什麼成效。現在決不能容忍這種情形，決不能讓那種爲了大肆破壞和殲滅和平居民而使用原子能的威脅依然存在下去。因爲不管聯合國機構怎樣號召要消滅原子武器及他種大批屠殺利器，但生產大批屠殺利器的事實不僅繼續，而且還在日益擴大，這種情形是各國人民的良心所決不能容許的。

### 杜魯門和馬歇爾的計劃與聯合國機構原則相抵觸

所謂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乃是破壞聯合國機構原則，以及藐視聯合國機構之最明顯不過的例證。

最近幾月來的經驗告訴我們，杜魯門主義之宣佈是意味着美國政府已轉到公開放棄國際合作及巨強協調行動諸原則，轉到企圖強迫其他獨立國家來接受自己的意志，同時把撥去幫助某些窮困國家的經濟資料公然用來作爲施行政治壓力的工具。美國政府撇開與迴避聯合國機構而在希臘和土耳其所實行的措施，以及在歐洲根據所謂「馬歇爾計劃」而擬定的辦法，也就顯然證實了這點。此種政策是與聯合國大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議案中所宣佈的原則，即對他國的幫助「決不應該用來作爲政治武器」的這一原則根本相反。

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馬歇爾計劃」實質上不過是杜魯門主義之適應於戰後歐洲條件的變形方案而已。美國政府提出這一「計劃」時，大概是打算在英法兩國政府協助下，迫使歐洲那些需要幫助的國家必須放棄其支配本國經濟富源與自行計劃本國國民經濟這種不可剝奪的權利，迫使這一切國家都直接依賴於美國那班力圖用加速向歐洲輸出商品與資本本來預防日益逼臨之危機的壟斷組織。

大家知道，歐洲諸國雖然在戰後恢復經濟方面均感困難，但並不是那裏所有一切國家都同意這樣來損害自己的獨立地位，都同意人家這樣來干涉本國的內政，而那些已派代表到巴黎去關於這點進行相當談判的國家，也愈益開始瞭解本身地位的危險，愈益洞悉此種幫助提議底真諦。現在一切都看得更加清楚了，「馬歇爾計劃」之實施將不外是歐洲諸國服從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管制，不外是由美國來直接干涉這些國家底內政。

同時，這個計劃也就是企圖把歐洲分裂為兩個陣營，並在英法兩國幫助下建成一個敵對東歐各民主國利益，首先是敵對蘇聯利益的歐洲幾國聯盟。

這一計劃底重要特徵乃是力圖把包括有德國西部在內的西歐幾國聯盟與東歐各國對立起來。同時竟違反那些原被德國侵略的國家底民族利益，而把德國西部及德國重工業（魯爾區）用來作為美國在歐洲擴張勢力的最主要經濟基地之一。

只要指出這些事實，也就足以證明出，美國這種政策以及贊助美國的英法政府政策之與聯合國機構底主要原則根本不合，已是完全不容爭辯的了。

### 破壞聯合國機構底決定

聯合國機構會員國相互關係上如下這種情形，同樣也不是正常的：外國武裝力量繼續駐在聯合國機構會員國境內，作為在政治上干涉各該國內政的手段，因而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造成一種不平等，依賴性的，違背該機構章程的關係。英國軍隊違反埃及的民意，至今還駐在埃及；它依然還駐在希臘，破壞希臘的國家憲法；外約旦已經請求加入聯合國機構，但英軍也還駐在那裏。美國軍隊繼續駐在中國，而這並不能幫助中國建立國內和平與安寧局面。外國軍隊除非為要在佔領期間維持通以前敵國國境的交通綫，就不應當駐在非敵國境內。要鞏固普遍和平，要鞏固國家間的相互信任，就必須儘量快地和適當地解決這個問題，即從非敵國境內撤去不担任維持通以前敵國交通綫的外國軍隊。

同樣也應當指出某些會員國不執行聯合國大會諸重要決定的事實：如阿根廷不執行關於西班牙問題的決定，如南非聯邦不執行關於南非洲歧視印人問題以及關於對西南非洲前委任統治區實行托治問題的決定。

聯合國大會決不能忽視個別會員國的這種行動，因為這是破壞聯合國大會議案上所定下的目的，使之無從實現，並且是玷辱聯合國機構的威信的。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提到現時在印尼發生的事件。這種事件無非就是聯合國機構會員國之一實行侵略印尼人民的行動。荷蘭之在軍事上無端進犯印尼共和國，已引起了全世界正直人

士合理的憤慨。試問聯合國機構難道應份地捍衛過印尼人民麼？我們大家都知道，是沒有捍衛過的。當安全理事會審查印尼問題時，某些國家曾費了不少的氣力，以便抹煞現時印尼事件的意義，並強迫安全理事會關於這個問題通過一種無論如何也不足以保護被侵略之印尼共和國合法利益的決定。

這種決定顯然不能不破壞聯合國機構底威信，因為該機構的使命，恰恰就是要保證維護各民族間的和平局面。

同時還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即某些有勢力的強國雖不大注意到要消除在解決西班牙問題及上述諸問題上的不良現象，然而他們對於伊朗問題却特別感覺興趣；伊朗問題雖已完全調解達一年半之久，以及伊朗本身業已提出聲明，請求把這個問題從安全理事會議程上取消，但這個問題仍舊保留在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上面。美英兩國代表們違背理性，無論如何都要把伊朗問題保留在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上，這顯然是具有什麼特殊目的，他們這種頑強意圖是很值得注意的。甚至聯合國機構秘書長所作出的極有根據的解釋，說安全理事會過問所謂伊朗問題實在毫無理由，也未能搖撼該理事會內美英兩國理事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超等頑強態度，這點便更加值得注意了。

說到託治委員會問題，蘇聯代表團也認為必須指出如下各點：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聯合國大會上，蘇聯代表團曾批評過提交大會審核的關於託治

前委任統治區的協定，因為這種協定的準備過程及其某些條款都與聯合國機構章程上所規定的原則不相吻合。既然把這種具有上述缺點的協定作為託治委員會底組織基礎，這一事實當然不能不使蘇聯代表團對根據此種協定所組成的該委員會人選問題，採取相當的態度。蘇聯代表團現時依然持着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聯合國大會上對於這點已說明過的立場。

託治委員會常任委員之一——蘇聯底代表團很希望上述這些在簽訂諸託治協定時有過的種種違反聯合國機構章程的事實得以糾正，這樣無疑義就會使託治委員會易於執行自己當前的任務。

不言而喻，這樣就會既符合於整個聯合國機構的利益，也符合於被託治區域人民底利益。聯合國機構工作中的缺陷決非偶然現象，而是聯合機構幾個會員國，首先是美國和英國對本機構所採取的態度之結果。它們的態度既不能促進聯合國機構底鞏固，也不能效益於國際合作的事業。反之，這種態度只會使聯合國機構削弱，使聯合國機構動搖，因而無疑義的就恰巧符合於上述國家內反動份子底計謀，而上述那種政策正是在這班反動份子的影響下實現着。

## 蘇聯主張鞏固聯合國機構

至於說到蘇聯，那它對待聯合國機構所採取的政策，乃是鞏固本機構的政策，是擴大和鞏固國際合作的政策，是百折不回，始終一貫地遵守聯合國機構章程並實現該章程原則的政策。要鞏固聯合國機構，祇有尊重各國政治上經濟上的獨立地位，祇有尊敬各民族的平等自主權利，同樣祇有澈底和絕對遵守聯合國機構最重要原則之一，即遵守在解決關於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這種極關重要問題時巨強間應協商妥當並取得意見一致的原則，才能辦到。這與這些強國爲了維護普遍和平所負之特別責任完全相合，並且是捍衛聯合國機構中一切大小會員國利益的保證物。

蘇聯認爲自己的天職就是要堅決反對一切想動搖這一原則的企圖，不管這種企圖是用什麼理由掩飾着。

\*

\*

\*

現在，我想要關於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先生的發言來講幾句話。在他的發言中牽涉到那種不止一次成爲辯論對象的問題。這些問題內多數問題已經單獨列入大會議事日程，因而我們有可能對於這些問題按次按時地來發表意見。在馬歇爾先生的發言中同樣提出了一些新問題。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馬上講到其中某幾個問題。

關於威脅希臘之國家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問題。蘇聯代表團把這個問題留在大會按已定議程

研究該問題時去作應有的討論，但此刻祇須指明，提出這個問題本來就是毫無根據的。美國代表團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諸國的責難純粹是臆造，沒有任何理由。這種責難遠遠超過了委員會多數底結論之外，而該結論在該委員會中幾乎有一半委員未加贊同，並且若是多少認真來考察這一結論所根據的材料，則此種結論是經不住批評的。所以也就不難證明，委員會多數關於所謂希臘問題的報告書中充滿了各種矛盾和鄙陋的強詞奪理之處，遂使這多數委員所作出的結論沒有任何意義可言。

關於朝鮮問題。馬歇爾先生純粹是臆斷而謬誤地把事情描述成這樣，彷彿關於朝鮮問題的蘇美委員會工作之無成效，其過錯在於蘇方，於是他提出了一個公開破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外長會議上朝鮮問題協定的提案。據該協定所載，美蘇兩國應負責共同準備解決關於使朝鮮成爲統一獨立民主國家的問題。馬歇爾先生底新提案既是破壞美國所已經擔負的義務，所以這個提案是不正確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美國政府不去根據關於朝鮮問題的十二月莫斯科協定去設法製出業已規劃的措施，並提交美蘇英中四國政府來共同討論，却寧願違反自己業經承擔的義務，企圖用聯合國大會的權威來掩蓋自己那種無法辯護的單面行動。蘇聯政府不能同意此種破壞上述關於朝鮮問題協定的行爲，並將堅決主張否決馬歇爾先生底提議，因爲這一提議是與三強所訂朝鮮問題協定上已定下的義務相抵觸的。

關於「經常注視大會工作」和解決「經常」問題之臨時委員會問題。馬歇爾先生向大會提

議，要建立一個帶經常性的聯合國大會委員會，名之曰「和平安全問題臨時委員會」。雖然美國提案中作有一些附帶聲明，說這個委員會並不涉及那些由安全理事會和各專門委員會負責主要責任的問題，但毫無疑義，這種建立臨時委員會的企圖，無異是想偷換安全理事會和迴避安全理事會這一掩飾得很壞的企圖罷了。該委員會在審查損害友誼關係之情勢與爭論等方面所具有的職能，恰恰也就是聯合國機構章程第三十四條所規定的安全理事會底職能。正因為如此，所以此種職能決不能轉歸任何其他機關，——不管這個機關假借什麼名稱，——否則就是顯然和公開地破壞聯合國機構章程，而蘇聯代表團對此當然絕對不能同意，它將堅決地反對此種提議。我再重覆一句，假如美國代表團把上述的新提案以及其他新形式的舊提案提交聯合國大會審查，那末蘇聯代表團也就保留自己的權利，要在專門討論該問題時對這提案加以周詳的分析，務必達到否決此種與聯合國機構之原則、目的和任務相抵觸的提案，否決此種一旦被通過後就祇會摧毀聯合國基礎的提案。

### 新戰爭之宣傳與美國

蘇聯代表團認為必須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即關於反對若干國家內日益加強之新戰爭宣傳所應採取的辦法問題。

聯合國機構章程在舊金山簽字後又經五十二國批准，已經有兩年多了，這一章程奠定了新

國際聯合底活動始基，其任務就是要保障和平與各國人民安全，發展與鞏固國際合作，以促進各國人民之經濟進步和社會進步。聯合國機構是在各民主國底主要敵人——希特勒德國已被粉碎而打败日本亦為期不遠的時候建立的。由於以英蘇美聯盟為首的各民主國之有歷史意義的勝利，結果使這班人類公敵想建立其世界統治的企圖完全被打破了。早已存在的戰爭兩大策源地已被消滅。我們應該有所担保：這種策源地是永遠地被消滅了，盟國要完全解除德日兩國軍備這一任務將貫徹到底，以及這些國家再永遠也不致於用戰爭和侵略來威脅一切愛好自由的國家。我們應該有所担保：侵略國在已往這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獲得的嚴酷教訓不會徒然被人遺忘，以及侵略國在這次戰爭中已受到的嚴重懲罰，對於那班漠視自己所已承擔之發展各國間友誼關係和鞏固全世界和平與安全的義務，而或明或暗地在進行新戰爭準備的人們，將成爲一種森嚴的警告。然而現在，由某些國家首先是美國底軍國主義擴張份子所努力助長的戰爭狂，是日甚一日地蔓延起來，並帶有愈來愈兇的威脅性質。

主要是在美國刊物以及在如土耳其這類唯美國之命是聽的國家的刊物上，很長一個時間即已發動着瘋狂運動，製造有利於新戰爭的世界輿論。凡屬能影響心理的手段，如報章、雜誌、無線電、電影等等都一一使用出來了。

這種新戰爭宣傳是在五花八門的旗幟和藉口下進行着。可是不管這些旗幟和藉口的花樣再多，但全部宣傳底實質祇有一個：辯護美國包括有原子武器在內的瘋狂軍備競爭，辯護美國

實力派之欲實現擴張計劃——其中心就是關於世界統治的狂妄「思想」——這一漫無止境的意圖。

美國刊物上連篇累牘地鼓吹新戰爭，號召更好和更快地準備新戰爭。許多主要是美國的報章雜誌天天都在竭力叫喊新戰爭，有系統地進行這種在心理上毒害本國輿論的勾當。戰爭挑撥者狂呼什麼必須鞏固國防，必須反對戰爭危險，彷彿這種危險是來自他國，正在威脅自己國家，而以此作為他們宣傳戰爭的藉口。戰爭宣傳者與挑撥者竟不擇方法與手段，極力謠傳蘇聯方面已在準備向美洲進犯，用這類奇談神話和兇言譎語來恐嚇那班在政治上不大開通的人們。當然，戰爭宣傳者與挑撥者分明知道，他們說的都是假話，知道蘇聯絕對沒有用進犯動作去威脅任何國家，知道蘇聯正在竭力恢復那些被破壞的以及一般受到戰禍的區域，竭力恢復與更加發展本國的國民經濟。

在美國以及在英國、土耳其、希臘和其他某些國家中活動的戰爭宣傳者與挑撥者，分明知道，蘇聯全體人民，無論工人農民或知識份子，都在一致嚴重譴責任何煽動新戰爭的企圖。這種勾當在蘇聯本是不行的（鼓掌）。全蘇聯人都在忙於和平建設，都在致力於浩大無極的和平工作，即恢復戰爭破壞的區域，鞏固和更加發展那受過希特勒匪盜所強迫蘇聯進行的戰爭之嚴重打擊的本國國民經濟。在蘇聯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和平建設新生活的國家，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甚至是絲毫類似某些國家內所幹的那種勾當，這些國家自命為民主的先進國家，但

同時却容許有如像宣傳戰爭，如像用仇視人類和敵對他國人民的毒藥來毒害社會意識這種可恥的現象發生。在蘇聯，假如有誰那怕是稍微發出此等充滿人類新屠殺之罪惡渴望的言論，那末，這種言論就會被認為是危害社會的元惡大罪，而遭到嚴酷的回擊和輿論上的譴責。

雖然如此，但在專門誣謗蘇聯及其他東歐民主國家，並誣謗他國澈底民主人士和新戰爭反對者的這班先生們那裏，詆譏中傷和盡情捏造的調語竟多至不可勝數，此種調語都是由這類戰爭販子和挑撥者泡製出來，並經過無數的情報網散佈到全世界上去的。

他們頑強地鼓吹新戰爭不可避免，甚至鼓吹必須要有新戰爭，彷彿是爲的要防止：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方面的侵略政策。這真是作賊犯罪，嫁禍於人！這真是像俄國俗語所說：自己打了人，自己喊救命！（鼓掌）。

新戰爭的準備工作簡直是在全世界人面前明目張膽地進行着。戰爭宣傳者與挑撥者已經不再企圖隱瞞這點了。他們公開地用戰爭來威脅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同時又竭力把發動新戰禍的責任推卸在後者身上。

根據許多徵候我們可以判斷，新戰爭的準備工作已經超過了純粹宣傳，製造心理和煽惑人心的階段。許多事實證明，在某些國家，特別是在美國，由於帶軍事戰略性的具體措施之實際執行，遂使戰爭狂更加囂張起來，而這種措施又是與建設和組織新軍事基地，按將來作戰計劃重新配備軍力，加緊出產新武器以及如火如荼地改良武器等等組織上技術上的辦法相結合的。

同時人們又在造成各種軍事聯盟，締結所謂聯防軍事協定，實行劃一軍備，在各參謀本部裏擬製新戰爭計劃：一位有名的美國無線電廣播評論家皮爾遜（Leon Pearson）在不久前的演說中，本應承認「美國軍官正在從容不迫詳細周到地準備下次世界大戰，其中的敵國就是俄羅斯」，他這話不是沒有根據的。

新戰爭挑撥者和宣傳者就在這樣行動着。他們因恐懼新的危機，於是煽動新的大戰，指望藉此消除日益近臨着的那種破產與喪失自己利潤的威脅。

新戰爭挑撥者持着一個瘋狂計劃，要用武裝的鉄拳，強迫那些正在爭取本身獨立而拒絕其他強國有權干涉自己內政的國家來服從他們的統治，並企圖驅使這些國家接受他們的對外對內政策。

新戰爭挑撥者煽動着新戰火，慫恿自己的夥伴去反對某些國家，他們想經由帶地方性的戰爭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大概他們沒有估計到已往幾次戰爭的經驗，這些經驗教導說，在現今時代，任何新的戰爭都必然會變成爲新世界大戰。他們忘記了，新世界大戰發生後，接踵而至的就是狂妄無極的破壞，許許多多城市的毀滅，千百萬人的死亡以及人類勞動所積累起來的大批物質資財的消滅，新世界大戰將用巨大無極的新災難來襲擊人類，把它打得倒退若干若干年。

### 戰爭是美國壟斷者發財致富的源泉

在新戰爭的這種宣傳中，起着最積極作用的，便是美國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底代表，即美國最大企業和主導工業部門以及銀行界交易所的巨子。這也就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亦如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樣，攫取了巨大利潤的人，他們在這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經發了大財。如果拿第二次大戰前五年（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末）和戰時五年（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末）來比較一下，那麼，全美國聯合組織在戰前五年內所獲得的利潤（除納稅外），共計一百五十三億美元，而在第二次大戰五年內，這些聯合組織所獲得的利潤（除納稅外），已達四百二十三億美元。據美國貿易部的統計材料，這些聯合組織在戰時六年（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內，共獲純利五百二十億美元。這種利潤乃是從人類的鮮血上，從被毀滅的城市裏，從千百萬還在號泣自己那些殞命的養育者的孤兒寡婦身邊撈獲到手的。

在「美國工業協會」（The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出版的「經濟評論」（Economic Outlook）一九四六年第十一期上，公佈了關於五十個聯合公司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間利潤（除納稅外）增加情形的有趣材料。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某些壟斷組織在戰時大發其財，獲得了百分之二百，三百以至更多的利潤，並且有時這種利潤額甚至達到百分之五百，或幾乎百分之八百（例如，大西洋糖業公司（Atlantic Sugar Refining Company））。

據上述雜誌所載，此種利潤額比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期間的平均利潤增高到四倍。至於

商業利潤，——據穩定經濟管理局局長史蒂爾曼（John Steelman）聲稱，——一九四六年十月已達該利潤額空前的極峯。

可見，對於某些國家內那般發戰爭財的社會集團說來，戰爭並不是什麼可恨的事。所以無怪乎亞倫（James Allen）在他寫的『國際壟斷組織與和平』這本書上，當他指出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經濟上『失去均衡』與『急劇脫軌』的現象時，摘引政府調查該問題委員會報告書中的論點，並作出結論說，『祇有在戰爭條件下，現代經濟制度才能保證幾乎人人都有工做』。

對於此種公開的承認，並不要作什麼評述，因為這樣承認本來也就夠清楚了。

必須指出，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在戰時樹立了極大的勢力，在戰爭完結時仍保存了這種勢力，它們爲了這點善於利用若干億元的政府津貼和補助金，以及它們過去現在一貫從政府各機關方面獲得的保護。加之壟斷組織同參議員及政府要人間的密切聯繫對這點也起相當的作用，這些人本身上就往往都是壟斷組織底領導者或參加者。

這種情形也影響到集中在各大企業、股份公司、托拉斯、康采恩試驗室裏的工業科學技術活動上。

關於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作業也是如此。同這種作業有最密切聯繫的是『杜邦化學托拉斯』（DuPont Chemical Trust），『蒙桑多化學公司』（Monsanto Chemical Company），『衛司丁豪斯公司』（Westinghouse Company），『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

pany)，『美孚煤油公司』(Standard Oil Co.)及其他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在利用原子能方面它們都是十足的主人。戰前它們與德國各托拉斯有過最密切的卡德爾聯繫，並且在許多卡德爾協定中，曾議定在戰後應恢復交換情報一舉。

所有這些事實也就足以說明，為什麼各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對於生產原子武器一事異常關心。同樣從這些事實中也能找到解釋，為什麼人們頑強反對禁止出產原子武器並消滅投過鉅資製造的現存原子彈的公正要求。

資本主義壟斷組織之追逐利潤，無論如何都要維持和更加發展足以保證高額利潤的軍事工業部門，這種情形也不能不影響到對外政策方針，不能不加強這一政策底軍國主義趨向、擴張趨向與侵略趨向，以利於極有勢力的壟斷組織界之與日俱增的慾望。

### 誰在挑撥新戰爭？

這就是在美國蕃殖新戰爭宣傳的園地，新戰爭倡首人不僅是美國有勢力的工業界和軍界要人，不僅是有勢力的刊物機關和大政治家，而且還有美國政府正式代表。無怪乎這班人中間特別猖狂的新戰爭煽動者，乃是那些與工商業及金融托拉斯、康采恩各壟斷組織有密切聯繫的人。

並沒有必要舉出其中很多人來。舉出某幾個人也就夠了。當然，我在這裏所說的，不是他們個人的問題，如個人觀點，個人品質等等，而主要的是由這些人來代表其觀點和利益的各社會集團、機關、工業團體、技術團體與科學團體。

(一)道恩(Dorn)——衆議員，當五月七日衆議院討論貸款「幫助」希士兩國政府的提案時，他作出了一個使他不愧爲頭號戰爭販子的無恥聲明，說「四億元的幫助並不能懾服蘇聯，但祇有藉助於雄強空軍去轟炸蘇聯具有潛能的工業中心，轟炸烏拉爾山工業區以及其生命攸關的區域，才能辦到」。而這還是一個自命爲美國人民代表的人物在美國衆議院說出的話哩。

(二)美國工業聯合會主席約坦(Jordan)，他曾對蘇聯大肆誣謗。據這位放蕩角色約坦說，美國「應當生產許多原子彈，並迅速扔下這些炸彈，不管有無何種理由認爲該國是在生產武器」。

(三)厄爾(Earle)，前美國駐保加利亞公使，他在衆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挑撥地說，美國應當立刻使用原子彈去轟炸那個不同意美方所提監督制草案的國家。他用蘇聯「潛水艇施放的噴射式炸彈」的謠言來恐嚇大家，於是堅決主張，要「秘密造出各種最厲害的武器」，並「通知俄國人說，當他們一旦擲下第一顆原子彈來反對我們(美國)時，那我們就要把俄國所有的鄉村毀滅得乾乾淨淨」。厄爾堅決主張使用原子彈來反對蘇聯。

(四) 伊頓(Eaton)，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他在『美利堅雜誌』(American Magazine)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內說道，「我們總還能夠在心理方面封鎖俄國；當我們未能奏效的時候，我們就應當用武器力量去粉碎它」。這是在什麼地方說的呢？在『美利堅雜誌』上。這是什麼人說的呢？外交委員會主席。這樣一位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外交政策定會是刮刮叫的。(笑聲，全場活躍)。

(五) 麥克馬洪(McMahon)，參議員，前美國國會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他在國會內聲稱，美國『應當趁先擲下原子彈，如果原子戰是不可避免的話』。

他在另一次講話中聲明說，假如關於國際管制原子能問題協商不好，那時美國祇有四種辦法：「第一，聚積大量原子彈；第二，立刻開始戰爭；第三，建立沒有蘇聯參加的國際管制機關；第四，規定國際管制開始生效的日期，並宣佈任何一個拒絕服從管制的國家爲『侵略國』」。

(六) 布魯克斯(Brooks)，代表伊利諾斯州(Illinois)的參議員，今年三月十二日他在參議院發言時，竟恬不知恥地聲稱，假使美國聽從了共和黨還在戰前就供獻過的意見，「讓德國人消滅了俄國」，那末現時杜魯門綱領也就沒有必要了。布魯克斯補充說，美國在戰時幫助了蘇聯，而現在，它可能迫不得已去進行反蘇戰爭。

(七) 狄恩將軍(Deane) (前美國駐蘇軍事代表團團長) 在他寫的一本書上聲言說，美國底軍事綱領應該打算到能夠應付對俄戰爭所能引起的特別局勢。

(八) 哈伍德(Harwood)、「克特勒、哈默企業公司」(Cutler-Hammer Incorporated)副董事長，據「雜誌」(Journal)所載，他說，原子彈是一種弱武器，因為這種炸彈能過量地毀滅不動產，但不能專門去殲滅人。這位哈伍德在美國密爾窩基(Milwaukee)職業研究所一次會議上厚顏無恥一字不差地聲明說：『雖然這話聽起來都嫌殘酷，但我們必須擁有的武器，——如果我們定要進行戰爭的話，——畢竟應該是專門用去殺人的武器。使用這種武器就不在下次戰爭期間，花費許多錢財去大規模地恢復那些國家及其財產』。

(九) 末了，我要指出大家都知道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全場活躍)。詹、勒斯今年二月十日在芝加哥講演時，號召『對蘇聯進行強硬外交』，他斷定說，假如美國放棄一方針，而指望可能同蘇聯達到某種妥協，那戰爭就會不可避免。同時，杜勒斯還誇耀地爭自從羅馬帝國覆沒時起，從來也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擁有大佔優勢的物質實力，並且號召美國運用這種實力去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待說，這一忠告從聯合國機構美國代表團代表早說出，聽起來倒也不壞(笑聲，鼓掌)。

這些言論的真諦是很清楚的。這無異是公開的或掩飾得不甚諷轉移人們對真正戰爭挑撥者的視綫，企圖用所謂『全世界社會革命』的妄誕誣謗及其他習嚙語，來掩蓋他們煽動戰爭的作業，以求輕易取信於頭腦簡單的聽衆。

美國政界人物中這班新戰爭煽動者便是如此，他們不僅不惜用明目張膽的誣謗言論來攻擊

蘇聯，不僅不惜燃起仇視蘇聯的恨火，並且還有系統地提示戰爭不免而且必要的念頭，並一貫地以宣傳和挑撥新戰爭者的資格公開活動。

他們的言論是與臭名洋盜的美國退伍軍人協會這類頑固反動派底有組織言論相策應的，在不久前美國退伍軍人協會代表大會上，某些充滿戰爭慾的參加人，曾大聲疾呼，叫「任何人也不要幻想，彷彿環境一旦需要時美國也不動起武器來」。這是戰爭狂、戰爭慾在大起作用，散播自己的陰毒影響。

美國許多反動刊物機關也不比當戰爭版子的反動政治家落後。這些刊物是操縱在摩爾根（Morgan），洛克費列爾（Rockefeller），福特（Ford），赫斯特（Hearst），馬柯米克（McCormick）及其他等報紙巨頭手中。摩爾根管制着由著名「時代出版公司」（Time Incorporated）發行的「時代」（Time）、「生活」（Life）、「幸福」（Fortune）等雜誌，而這個出版公司的最大股東也就是「布朗兄弟，哈立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 and Co.）。

大家知道，美國的頭號資本家都私有着或管制着巨大的刊物機關，如雜誌，報紙和彙報等；都有私人的出版局，印行相當的書報去充斥書籍市場。所有這一切刊物都是按自己主人的號令，進行發動新戰爭的激烈宣傳，把依法泡製應有盡有的謠言和誣謗都散佈出來，以期煽起仇視蘇聯和仇視東歐新民主國家的心理。從這些報紙和雜誌的篇幅上，每天每天發出挑釁的號

召，號召進犯其他彷彿在威脅美國安全的國家，究其實，這些刊物機關，亦如它們主子一樣，分明知道，誰也不打算要進犯美國，在這方面並沒有任何危險威脅着美國。

也不能不指出，例如「紐約先鋒論壇」(New York Herald Tribune)及其他主要是赫斯特手下類似的刊物機關，都有系統地登載着各種盡情挑撥的論文，在讀者腦筋中培植一種意識，必須開始「軍事行動，如果歐洲一旦崩潰，或者一旦落到蘇聯管制下的話」。這樣的言論實在不少。但應當指出的，主要的不是有了這種言論，而是這種言論並未遇到應有的回擊，這也就鼓舞着他們層出不窮地去幹新的挑撥勾當。

所有這一類刊物都完全操縱在各種報紙企業的老板們手裏，唯主人之命是聽，而把自己的書報技倆，冒充爲代表輿論，把事情描繪成這樣：彷彿這些刊物乃是宣揚美國人民心情、志願和渴望底喉舌。然而可以肯定地說，美國人民，如像其他民主國人民一樣，也是反對戰爭的，他們身上所受的戰爭創傷，至今也還沒有痊愈。但是美國人民照例沒有可能在發行額達千百萬份的書報雜誌上表達出自己的需要和心願。這當然就便宜了那班利用自己特權地位而違反一切國家愛好和平人民利益的新戰爭宣傳者和挑撥者。

此外，關於各種科學機關與各大學方面所進行的新戰爭宣傳，還得補充幾句話。說到這裏，不能不提不久前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出版的名爲「絕對武器」的彙集，在這彙集中，一批執筆的學者論到原子武器以及對原子能運用上實行管制時，想不出任何較高明的辦

法，祇作出結論說，「防止戰爭之最有力的現存手段，就是要能夠簡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地開始原子戰」。

他們在這本書內，戴起科學客觀性的假面具，陳述出原子戰的各種方案，並且說道，如果美國空軍「得以運用坎拿大北部的基地，那末蘇聯的各城市就會處在更近的距離以內了」。因此，「就能夠利用自己這些基地，來消滅其他任何一個強國的多數巨大城市」。究竟這個強國是誰呢？——蘇聯。耶魯大學學者在自己「絕對武器」這本書內所夢想的，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哩。

在這部論所謂「原子武器」（原子彈）的書內，這批美國作家竟令人懷疑地議論到這樣一個問題：「假如我們（即美國人，——維新斯基註）不能夠趁先給以打擊，藉此在威脅尚未實現之前就消除這一威脅，也就是說，趁先採取某種是我國憲法顯然禁止我們採取的辦法，那末，原子攻擊的結果，便使我們必然遭到滅亡」。原來這些先生們是決心甚至犧牲本國的憲法，祇要能趁先進犯並首先拋擲原子彈，那怕是在世界上根本沒有人打算向美國拋擲原子彈的時候。其實根本就沒有人打算這樣作，關於這點，連該造謠譏諷專書底作者們也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但他們非得撒謊誣蔑才有利可圖，所以這班下賤作家的苦力筆桿，也就在千百萬份的書本上，把這種荒謬言論散播到全世界，因為掌握有情報命脈的壟斷組織的命令，原是如此的。在這本書裏，藉各種「科學」論調作幌子，說到「這個或那個巨強方面單獨行動」的危

險，說到如果將來竟有人採取「單獨行動」，那末這種行動大有可能是會出自蘇聯。於是從這一論調中就得出了帶挑撥性的結論，說「美國面前的嚴重危險，便是我方（即美國方面）若不作應有的預防，則有朝一日蘇聯就能開始同我國作戰」。

從該書上述摘錄中，便可充分看出，在美國，首先是爲了反對蘇聯的新戰爭宣傳，其方式和方法是五光十色了。

新戰爭的宣傳，即要求生產最厲害殺人武器的新戰爭宣傳，該是如何登峯造極，這可從「化學和工程新聞」(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News)雜誌上登載的梅爾克(Merck)報告內，加以斷定，該報告中有「科學與文化」一節，其中公然宣傳毒菌戰在殺人方面所具有的種種優勢。「陸軍武庫」(Army Ordnance)雜誌上發表的一篇論新毒素的文章，也含有與此同樣的精神，該雜誌聲明說，研究這種新毒素已經花費了五千萬美元，然而，據作者說，這一大批費用，已經「完全奏效」，因爲一盎斯的新毒素，足夠殺死一萬萬八千萬人。

當閱覽這一切所謂科學書籍時，便可感覺到，新戰爭挑撥者與宣傳者們，爲了要造成一種藉戰爭狂來麻醉人們意識的相當氣氛，該是鼓起如何惡魔般的氣力啊。

至於說由反動派散播到全世界的這種宣傳在社會人士中，特別在美國勢力範圍內造成一種什麼心理，這可從今年八月初倫敦「新聞記事報」(News Chronicle)所載英國新聞記者巴特雷特(Vernon Bartlett)的一篇論文加以斷定。其中寫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當一個駛至麥克阿瑟（MacArthur）將軍管區的人，一到達通日本去的沖繩島（Okinawa），他就很驚異到美國報紙在提及蘇聯時所持的口吻。如果美國兵讀到這類報紙便作出結論，說反蘇戰爭大概會是幾個月以內的事，這是絕對不能責備美國兵士們的。」

假如日本人對這種近於狂妄的情緒不加以注意的話，那他們就真會是傻瓜哩」。

與這一消息相吻合的還有『每週評論』（News Week）上的消息，那裏登載了不久前從日本回來的該雜誌國外欄編輯克恩（Kern）的一篇文章。據克恩說，在日本的美國將領們經常有系統地用反蘇戰爭不可避免與必須發生的這種精神，宣揚着日本軍國主義。克恩報導道，有一大批去到各美國飛機場的日本黑死神飛機師聲稱，他們決心參加反蘇的新戰爭，他們聽說這一戰爭已經開始了。克恩指出說，大概日本人很歡迎能夠同俄國人作戰，有美國支持的日軍，大概能夠把貝加爾湖以東的『俄國亞洲佔領』。此外，克恩補充說，『美國若在各海面佔有制海權，將使登陸一舉幾乎在每個地方都能實現。而日本本國在優勢的美國空軍海軍保護下，便會安全無虞了。這些帶威脅性的戰略事實也就說明，爲什麼對日和會上若無俄國參加，是永遠也不關痛癢的』。我來補充一句，這些事實也同樣說明了其他很多使每個正直人士都會羞得無處藏身的醜事（鼓掌）。

由此可見，在美國，已經長期而有系統地進行着戰爭宣傳，而其主要方針歸納起來有如下幾點：

(一) 極力宣傳與煽起對蘇聯這一強國發生恐懼的心理，彷彿這個強國想爭取世界統治並準備進犯美國。其中竟最無恥地用盡各種誣謗詆毀的伎倆來中傷蘇聯。

(二) 公開宣傳增強軍備，更加完善原子武器，反對一切企圖限制使用，尤其是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主張。

(三) 公開號召立刻進犯蘇聯，一方面拿蘇聯軍力這點來挑撥式地恐嚇大家，同時又鼓吹必須利用現時局勢，——據戰爭挑撥者說，——現時蘇聯在軍力方面尚弱，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以來還沒有最終恢復元氣。可見，他們既煽起懼怕蘇聯這強大「白熊」的心理，但馬上就懲惡說：當這隻白熊還不大很強，當牠的傷口還沒有養好之前，趕快去撲擊牠吧。

(四) 美國社會內正在極力助長這種由美國軍國主義擴張份子所燃熾所煽起的戰爭狂。但美國的進步活動家是看到這一點的，他們努力揭破着目前在美國進行的戰爭準備，而使那班黨染戰爭狂的人們清醒過來。現時美國這些進步人士以及進步刊物正揭露美國在軍界人物和各種反動組織懲惡下進行的戰爭準備。

例如，『美國進步人士協會』(The Progressive Citizens of America)會長金登(Kingdon 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關於這點寫道，在所有這種宣傳的領導人物中，有在陸軍部海軍部担任要職而充滿軍國主義情緒的份子，有響應戰爭號召的衆議員與參議員，有壟斷組織底巨頭及某些教會界的代表。軍國主義黨——他繼續說，——希望能釀成某種事件，以便乘機藉口去拋擲原子彈。

『美國新聞』(The American Mercury)雜誌在今年二月那一期上，分析過準備第三次大戰的美軍計劃。該論文中指出說，『華盛頓方面估計到可能發生第三次大戰，因而工業準備程度乃是華盛頓政府全部計劃的鎖鑰』。既然這一結論是權威軍事家彼得生(Patterson)，羅雅爾(Royal)及美軍其他領導人物作出的，所以這篇文章也就特別重要。

由此，顯然可以得出結論，在宣傳和挑撥新戰爭一事中，主要倡導者就是美國的反動份子，他們只顧自己的私利，爲了這種利益，決心把全人類硬推到新的世界殲滅戰爭漩渦裏去。但美國反動份子在自己這種努力中，並非孤獨的，而是有其他某些國家中的同道者支撐着，這班人竟手忙腳亂地在從事建立西方的，北方的以及其他方面的軍事政治聯盟或單純政治聯盟。講到這裏，必須說說英國某些政治家的言論，不錯，他們說得沒有像他們在美國的同道者那樣堅決，說得比較隱諱，但造謠惑衆的本質乃是一樣的。

邱吉爾在福爾頓(Fulton)的演說詞是舉世共知的，英國前任首相在那裏講到『一般戰略方針』(邱吉爾這樣稱呼自己的主要語意)時，正如大元帥斯大林關於這點所公正指出的，是作出了一種『危險舉動，指望在盟國間散播紛爭種子，並妨礙他們的合作』，約、斯大林着重說到，『邱吉爾底方針是主張作戰的方針，是號召進行反蘇戰爭』。

我們都還記得，邱吉爾提出建立一個祇操英語的諸國人民聯合，來與操各種語言的各國人民聯合，即聯合國機構相對立，所以，他也像希特勒一樣，希特勒開始『發動戰爭的緣由，是

他提倡種族論，宣佈祇有操德語的人，才是優等民族」（斯大林語）。現在邱吉爾也斷定說，祇有操英語的人，才是優等民族。

我們從邱吉爾會大肆誣謗蘇聯的那次演說中，還記得很多其他的事情。

繼邱吉爾而起的邱吉爾的兒子，九月三日在錫德尼（Sydney）的聲明，造成了挑撥戰爭行爲的空前新紀錄。

邱吉爾父子言論的本身，很少使人感覺興趣。但這種言論乃是英國某些人物反對和平事業及爲要組織新戰爭的這種黑暗勾當底鐵證，不管這新戰爭是重覆邱吉爾那次所領導的遺臭萬年的反俄戰役，還是採取另一種什麼形式，都橫豎一樣。

說到這裏，也必須指出華盛頓英美聯合參謀部至今還在繼續活動的事實。誰都知道，在這個聯合參謀部內，代表英國的是以摩爾根（Morgan）將軍爲首的軍事代表團，代表美國的是以海軍上將李海（Leahy, William）爲首的軍事代表團。建立該英美聯合參謀部原來是爲了對德與對日作戰之協同動作，雖然戰爭在兩年前業已結束，但這個聯合參謀部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目的，至今還繼續存在着。

至於土耳其其多年來尚在進行的那種狂妄不羈，竟超出了任何可容許範圍之煽起反蘇戰爭的誣譏中傷運動，這些不可勝數的事實，用不着來列舉了。土耳其的反動刊物力求不落在美國反動刊物之後。俄國有句俗話：「蝦子跟着馬兒跳」，也就是這個意思。土耳其刊物無日無時不在散播誣蔑蘇聯的鄙陋言論，彷彿蘇聯準備去佔領土耳其（「亞克沙姆報」(Aksham)），該刊

物上竟存心挑撥地預言說，「聯合國定要想方設法從黑海沿岸給俄國以決定打擊」（『民主報』Democracy），並慫恿土耳其人民準備作戰，同時大吹美國的軍事實力，硬說美國一定要參加反蘇戰爭。

臭名洋溢的『康胡里耶報』（Jumhuriyet）上登載了某個達佛爾（Daver）寫的一篇文章，其中厚顏無恥地公然說，『能夠迫使莫斯科走上正軌的唯一辦法』，——就是戰爭。『烏魯斯報』（Ulus）主筆，國會議員阿泰伊（Atai）乃從而和之，他在本報上聲稱，『現在已經是美英兩國採取更堅決辦法的時候了』。

那個有名的挑撥專家『泰寧報』（Taniin）主筆雅爾欽（Yalchin）也不比上面這些人遜色，他還在去年九月就寫道，目前要『在談判席上面先懸起一顆原子彈，然後把俄國人請來坦白談判』。他要求向俄國人提出最後通牒時，竟聲明說，『假如俄國人不同意建立新的國際秩序，那他們就會遭到暴雨般的原子彈』。仍然是這個雅爾欽在前幾天寫道，同莫斯科講話祇能用最後通牒語句，於是他要求『聯合全世界去反對俄國』。雅爾欽所理想的最後通牒語句，——這也就是我們大家所熟知的美國『強硬外交』語句。

還有其他賣身求榮的下賤作家，如土耳其反動刊物『埃爾干納康報』（Ergenekon）的亞塞茲（Adsis），議員兼議會外交委員會委員埃里姆（Nihat Erim）教授及其他等人，也發出同樣的挑撥號召。

希臘各種反動報紙，特別是『埃里尼康，伊瑪報』（Ellinicon Ena）也在熱烈地支持這種

挑撥的叫囂，該報在不幾天前登載了一篇文章，其中說道：『俄國人不要忘記俄國在巴庫的主要煤油產地，離土耳其國界祇有一百公里，就好像囊中物一樣』。

而這一切都是在全世界人面前發生出來竟不受懲罰的事情哩。

這就是爲了自私自利，爲了要藉給人類以新災難的戰爭大發橫財，而來挑撥新戰爭的那類和平之敵底險謀詭計。毫無疑義，這種挑撥新戰爭的運動是受着千百萬人嚴酷的和堅決的責難。

### 蘇聯底提案

蘇聯政府認爲這種情形是各國人民底良心所不能容忍的，因爲各國愛好和平人民負擔了不久前完結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重荷，他們在這次強迫他們進行的戰爭中，流過了自己的鮮血，遭到了苦難與破壞。

蘇聯代表團受蘇聯政府的委托茲特聲明，蘇聯認爲由聯合國機構採取辦法來反對目前在某些國家，主要是在美國進行的新戰爭宣傳，誠屬刻不容緩的急務。爲了這一目的，蘇聯代表團提議通過如下決議：

「一，聯合國機構譴責若干國家，尤其是美國、土耳其、希臘等國反動份子所領導，經由刊物、無線電、電影及當衆演說，散佈各種荒謬言論，公開號召進犯愛好和平諸民主國之犯罪性的新戰爭宣傳。

二，聯合國機構認為容許尤其是贊助這種必然會變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新戰爭宣傳的行動，乃是違反聯合國機構各會員國所擔負的職責，因為聯合國機構章程是要「基於尊重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決原則發展各國間友誼關係，同樣採取其他相當辦法以鞏固世界和平」，「不使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正義受到威脅」（第一條第二項；第二條第三項）。

三，聯合國機構認為必須促請各國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戰爭宣傳，違者施以刑事處罰，並由各國政府採取辦法防止與根除此種戰爭宣傳，將該宣傳視為威脅愛好和平各國人民切身福利與危害社會安寧的行動。

四，聯合國機構重新認定必須從速實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國大會之裁軍決定和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聯合國大會關於各國軍備中應取締原子武器及其他作為大批消滅之用的任何主要武器的決定，並認為該兩決定之實施才能符合各愛好和平國家人民利益，才會給新戰爭宣傳及其挑撥者以最強有力的打擊」。

大元帥斯大林在他致莫斯科的祝詞中指出說，莫斯科是為鞏固的和平與各民族間友誼而鬥爭的喉舌，是為反對新戰爭挑撥者而鬥爭的喉舌。

蘇聯各族人民領袖所說的這幾句話得到了全蘇聯人民的衷心響應，我們相信，這幾句話得到了全世界一切普通正直先進人士的衷心響應。蘇聯為了使這一偉大任務獲得有成，是決不會吝惜力量的。



А-10893

Подписано к печати 6/XII-1948 г.  
Объем  $2\frac{1}{2}$  п. л. Уч. изд. л. 2,45  
Формат  $84 \times 108\frac{1}{32}$ . Тираж 20.000  
Заказ 1336

---

15-я типография „Искра революции“  
треста „Полиграфкнига“ ОГИЗ’а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Москва.

#178

209/104

78

209/104

78.183

63=5

ВЫШИНСКИЙ • За мир и дружбу народов.

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Цена 1 руб.